

美电子战能力不及俄 1/10?

美官员呼吁设立专职指挥官,重视作战条令及战法研究,加紧研制电子作战平台

■ 贾春牛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将把美国波音的EA-18G电子攻击机等列为候选,写入2018年底修订的《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以获得利用电磁瘫痪敌方防空网和指挥通信系统的能力。作为现代战场的核心内容,电子战一直是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关注的重点。美军前电子战高级军官、退役准将、参议员贝肯认为,日方试图通过采购一两艘电子战飞机来提升本国的电子战能力,是错误的想法。从目前情况看,就连美军在电子战方面都无力与高技术对手“互撕”。

美军电子战能力正在退化

贝肯参议员是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区进行视察后说这番话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目前美军的电子战能力和装备,与反叛武装、恐怖分子等“低端武装”对阵还“凑合”,但如果遇到高技术对手,“我们要想干扰或阻塞其无线电通信或雷达探测,就显得有心无力了。”

贝肯表示:“在过去16年,我们的电子战部队偏离了原本的作战设计,空军的EC-130H‘罗盘呼叫’与海军的EA-6‘徘徊者’电子战飞机,几乎很少执行干扰、阻塞敌军通信或防空雷达的任务,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干扰恐怖分子对路边炸弹的无线电遥控上,即保护地面部队的‘悍马’车不被路边炸弹炸毁。这种‘低档次’任务拉低了电子战部队执行常规电子战任务的能力。”

不过这种“退化”已得到初步遏止。贝肯在视察中发现,美军电子战部队已将精力从干扰路边炸弹转移到削弱对手的通信能力上来,且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具备了超越对手的电子战能力,原因很简单——无论恐怖分子还是反叛武装,几乎都不具备反电子干扰能力。

“我们连俄军的1/10都赶不上”

“最新防务”网站指出,美军电子战能力在面对高技术对手时恐怕会大打折扣,根本原因是军方高层并未给予电子战足够重视。“最明显的,是偌大的五角大楼居然没有设立一位专门的电子战指挥官,以协调各军种电子战部队的规划、训练以及作战”,贝肯说,“目前美军电子战最高级别的指挥官是一位海军将领,但他只是‘兼职’,且在战略司令部任职,



来源:美国空军官方网站

没有协调和指导全军电子战部队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设立一位电子战指挥官。”

贝肯还指出,目前美军能拿得出手的现役电子战平台装备少而陈旧,也极大影响了作战能力的发挥。

“纵观全军,我们拥有的电子战平台少之又少,且其中大多数型号老旧”,贝肯说,“陆军甚至没有配发制式电子战装备,空军虽然有EC-130H‘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但这种飞机机身笨拙、速度迟缓,且装备时间过长,已不太适应现代快节奏、高强度作战。即便如此,空军也没有足够的、可供调派使用的EC-130H,因为它们的使用寿命消耗时耗力,出勤率低得可怜。”

另外,使用现役电子战飞机对俄罗斯等对手实施电子干扰几乎是不可能的。“坦白地说,我们的电子战飞机在战争状态下几乎不可能飞到人家地盘上执行任务,因为它们不具备突防能力,而且对手装备有远程防空导弹”,贝肯说,“俄军的S-

400导弹射程可达250英里(约563千米)。在这个范围内,无论空军的EC-130H、EC-X,还是海军的‘徘徊者’与‘咆哮者’,都处于极度的生存危险中。”

北约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中将认为,对比美俄两国的电子作战能力,美军已经大大落在后面。“我们从未与俄罗斯大型电子战系统打过交道,也不曾对其进行干扰或搜集信息,但在导致设备失灵方面,我们连俄军的1/10都赶不上。”

电子战空间成“第六作战维度”

在谈到如何快速提升美军的电子战能力时,贝肯指出,五角大楼首先要重视电子战战法的研究,“我们在谈论提高某种作战能力时,通常会直接讨论要研制什么样的新型武器系统。我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条令为指导,新型武器系统的使用会缺少基础性指导,很难充分发挥威力。所以我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研究并制订新的作战条令,让电子战

部队在作战方法以及手段上有一个明确的指导。”

他同时指出,应该将电子战涉及的无线电频谱空间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空间并列,提升为“第六战场”或“第六作战维度”。“这只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五角大楼并不需要为此花费过多的额外资金。提升电子战空间的地位目的只有一个,即让所有人都知道电子战的价值,认识到电子战在掌控战场主动权上的决定性角色。”

不过,贝肯认为,目前最具操作性的提升措施是加紧新电子作战平台的研制,以及“均衡式作战力量”的构建。他对“最新防务”网站表示,五角大楼应该抓紧时间研制和装备具备突防能力的电子战飞机,即隐身电子战飞机。与此同时,还应该重点构建“均衡式作战力量”,即组建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相结合、隐身和非隐身相结合的电子战飞机,以相互取长补短,让电子战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改善中日关系: 需交流更需诚意

■ 黄刚

据日媒报道,日中两国已展开协调,力争在今年内重启日本中央省厅年轻官员与中国后备干部之间的交流项目。据悉,这是日本政府基于首相安倍晋三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而采取的举措。日方希望通过此举构筑与中方的信赖关系,并实现中国领导人早日访日创造有利环境。

中日两国在2000年底根据日方提议,创办并正式启动了“中日青年领导干部交流互访项目”。此后,双方每年都会互派数十人规模的代表团访问对方国家,以拓展眼界。不过,很可惜的是,在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后,这一交流项目也随之中断至今。

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人员往来和交流是国家关系的基石,作用举足轻重。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外青年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是与日本,中方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政党之间都在开展旨在促进双方青年政治精英的交流合作项目。

从去年底开始,日本政府在对改善对华关系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动向,包括安倍本人在内,频频向中方释放信号,表达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顺势提出重启中日青年领导干部交流互访项目,这本身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希望通过交流,让肩负未来中国的下一代精英对日本抱持亲近感”,这恐怕就有些一厢情愿。日本在外交方面非常重视培养所谓“亲日派”和“知日派”,原因正如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张云所言,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总是有一种孤独感,总是希望在其他国家

有更多的“知日派”或者“亲日派”出现。但是,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因此,发展国家间关系还是要建立在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使得双方关系更有温度、更具韧性、更添活力,确保双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势头不会因一人一事而彻底改变。

从这一点来说,包括两国青年领导干部交流项目在内的各种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仅仅做个姿态是不够的,更需要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真正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正确方向改善和发展。(作者单位为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

“冬奥外交”,半岛能否“破冰”?

■ 张小敏

1月17日上午,朝韩双方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了有关朝鲜半岛平昌冬奥会的工作会谈。会谈内容涉及朝方代表团规模、入境路线、访韩期间差旅费用以及开幕式共同入场等诸多议题。此前,朝韩双方就在板门店开展了时隔两年之后的高级别会谈,还就朝鲜艺术团参奥事宜进行了会商。在朝鲜核问题僵持不下之际,以象征和平的奥运会为契机进行接洽,开展“冬奥外交”甚至是“乐团外交”,能否打开冻结的朝韩关系?

最近几周,朝韩的“冬奥外交”充分展现出半岛局势的“大逆转”。在朝韩中断对话的两年时间里,一方多次进行核导试验,另一方则以部署“萨德”系统相威胁,“不嫌事大”的驻韩美军演习规模一次大过一次,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如今,继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罕见地释放善意之后,朝韩双方高级别代表在板门店再度握手言谈。

寒冬时节,朝核问题僵持不下,借助奥运会为“和平代言”,正好可以开展接洽磋商。对朝鲜而言,外界压力达到临界点后适当减压是其一贯外交策略。朝鲜选择在此时抛出冬奥外交橄榄枝,寻求改善朝韩关系以减轻压

力,符合朝鲜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对韩国文在寅政府而言,在当前面临国内外政治压力的背景下,通过改善朝韩关系来稳定国内局势,也是一个绝佳选项。这也难怪双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一拍即合”,事实上也在为下一步的政策调整探明方向。

借助冬奥会为半岛紧张局势降温难能可贵,但双方关注的重点决不能只是“冬奥牵手”。朝韩双方此轮会谈直奔“民族”主题而来,在重启西部海域军用通信线路、离散家属团聚和军事会谈等方面展开了较有意义的试探性会谈,让人们对于“半岛之春”燃起了新的希望。

然而,半岛局势长期错综复杂,此轮会谈能否实现半岛安全形势的彻底转换,还需静观其变。此次双方“坐下来”会谈各有目的,但双方的政治立场未有明显变化。尤其是此前朝韩核试验及频繁的美韩军演,早已透支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同时也要注意,板门店会谈一开始,美日就对韩朝甩开他们直接对话表达了诸多不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更是威胁“外交活动要有强硬的军事选项来支持”。毕竟当下的半岛问题早已成为牵扯多方的地缘博弈,真正实现“破冰”依旧任重道远。



卡塔尔断交风波上演新剧情

阿联酋民航部门16日称,两架阿联酋客机降落巴林国际机场前,在空中均曾受到卡塔尔战机挑衅,对方故意飞近,客机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看到“幻影”系列。阿方决定向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投诉。对此,卡塔尔政府通讯社办公室回应说,报道“完全不属实”,意在抹黑卡塔尔。

韩档案馆也有“黑名单”?

韩国政府指派的一个专家组近期指出,前总统朴槿惠执政时期的韩国国家档案馆也拟定了一份“黑名单”,上榜人员在一系列人事任命上受到打压。专家组组长安炳宇说:“国家档案馆将一些人员排除在(可任用名单)之外,并向相关内阁长官报告过此事。但受制于本次调查的权限,我们无法确认‘黑名单’所列的20人具体是谁。”

南太岛国“怒怼”澳大利亚

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康斯塔·费拉万蒂-韦尔斯有关南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关系的一席话,不仅招致海外舆论侧目和中方的外交交涉,更遭到南太岛国的愤怒回怼。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日前表示,澳部长的话是对南太岛国领导人的“侮辱”,将会“毁掉”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巴以和平行至十字路口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底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巴以关系和巴美关系均降至冰点。15日,巴勒斯坦宣布暂停承认以色列,也不再视美国为和平进程伙伴。美方随后宣布冻结通过联合国机构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6500万美元援助资金,给巴以和平的未来蒙上阴影。

俄防长亲手抓军人子女入托难题

■ 闻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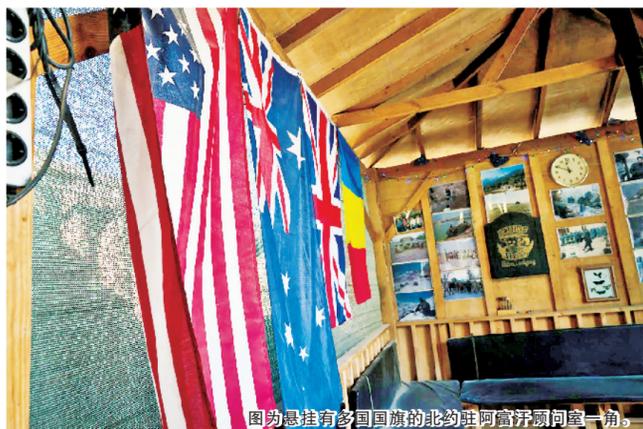
据俄《消息报》报道,近段时间,俄罗斯军人子女入托入园问题非常突出。尽管俄国防部已向地方移交了457所幼儿园,但在很多地区,军人子女入托入园仍需排队,牵涉了军人很多时间和精力。此事引起了俄国防部甚至普京总统的重视和关注,国防部长绍伊古决定亲自出面解决这个难题。

绍伊古亲自召集武装力量高级领导人员开会,要求军方要特别重视解决军人子女入托难的问题。绍伊古说,国防部已向地方无偿移交了457所幼儿园,但现在

全国各地有很多军人面临着子女入托入园的问题,“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兑现接收幼儿园时许下的所有承诺”。为此,他责成各军区、舰队司令以及各级指挥官,亲自监督给军人划拨幼儿园园位的落实情况。他宣布,这个问题将提交给俄国家指挥中心进行监督落实解决。如果有联邦主体在解决军人子女入园问题上工作不力,那么这个主体的行政长官将在今年2月被请到电视电话会议上亮相!

近期,绍伊古又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请部分解决该问题表现较差的联

邦主体领导人参加,专题研究普京总统关于保障军人子女幼儿园园位问题指示的落实进展情况。共有5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参加了此次电视电话会议。布里亚特共和国行政长官阿列克谢·齐坚诺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维亚切斯拉夫·什波尔特、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塔莉娅·日丹诺娃,汇报了所在地区有关军人子女入园的现状,并提交了今后的工作计划。什波尔特承诺最迟于今年4-5月份解决军人子女入托入园排队问题,日丹诺娃则将期限定在2月份。



图为悬挂有多国国旗的北约驻阿富汗顾问室一角。

2018年刚刚过了不到1个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却已笼罩在恐袭阴霾之中。近段时间,该市连续发生血腥袭击,导致多人死亡,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美国记者、美军驻阿富汗第75游骑兵团第1营的退役军人马蒂·斯科隆,曾在阿富汗参加了8年战争,并持续追踪着阿富汗方面的相关报道。对于阿富汗战争,他的感情极其复杂,对于当前阿富汗战争的形势,他总结了几点体会。

作为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迟迟不肯撤军的美国又有怎样的战略意图,这场战争的未来会走向何方,请看——

亲历者:美对阿战争未来仍渺茫

■ 刘恒

斯科隆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至今已有17年时间。这场耗资8410亿美元、导致美军2407人丧命的战争,几乎要被美国民众所遗忘。

斯科隆认为,美国永远也不会撤离阿富汗,即便撤离,也会像离开德国、日本和韩国一样,留下部分驻军。美军官员12日表示,五角大楼将根据特朗普政府对阿富汗战略进行重新部署,并增派1000名作战顾问。斯科隆由此得出结论:今后数十年内,无论谁掌权白宫,驻阿美军可能会在规模和数量上出现波动,但美军绝不会完全撤离。

斯科隆认为,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之后,当前的阿富汗越来越像一个地缘政治棋盘,不少地区和全球“玩家”在此博弈,

该国显然已成为他们的政治和战略筹码。斯科隆说,在北约部队驻阿总部走过,你会看到39个国家的士兵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当然了,还有一些私人承包商。他指出,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利益已经超越了阿富汗本身,发生在该国的战争与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俄罗斯,因为后者“入侵”克里米亚和在叙利亚战争中的突出表现,都让美国感到恐慌。

斯科隆说,最近几年阿富汗安全局势在不断恶化,该国仍然是个烽火地带。如果你去到这个国家,没被敌人的迫击炮击中,就算是幸运的。目前,塔利班控制着该国19.9%的领土,另外20%还上演着领土争夺战。而美军负责培训阿富汗10万名军警也成效甚微。“有些美军教官仅从电视节目中草草学习

就摆出一副高姿态,更有甚者,北约在培训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过程中,总是缺少人手,有时缺口甚至达到50%以上。另外,还包括建筑工程不能如期完成,资金钱财不翼而飞,腐败丛生、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及内江频发等等。”

未来的阿富汗局势仍不容乐观。斯科隆称,塔利班武装组织在不断转型,其主要目标是控制该国鸦片出口,该组织60%的资金来源是靠鸦片交易。目前,该组织不再满足于仅是为毒品走私犯和生产者提供保障,而是参与到了这种交易的各个方面,俨然一个毒品联合企业。另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败退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正在朝阿富汗境内转移,试图把阿富汗打造成主要根据地之一。